



اصطلاحان

这里有草原的奔放、雪山的峻奇、茶花的清香、凤尾竹的隽永、酒与火的凛冽……

روايات

穿过拉梦的河流

روايات

다양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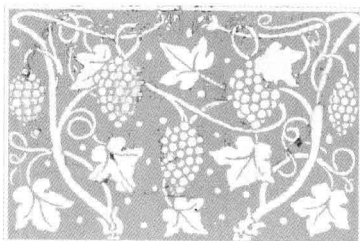
叶梅 / 著

作家出版社

穿过拉梦的河流

—— 叶梅散文

叶 梅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过拉梦的河流 / 叶梅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7001-1

I. ①穿…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6028 号

穿过拉梦的河流

作 者: 叶 梅

责任编辑: 汉 睿

装帧设计: 曹全弘

插图提供: 徐 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001-1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叶梅 作家，现任中国作协第八届主席团委员、《民族文学》杂志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著有小说、散文《撒忧的龙船河》《五月飞蛾》《最后的土司》《娃娃要过河》《我的西兰卡普》《大翔凤》等多部。



叶梅

头一天，我们从拉萨来到日喀则，是在一片阳光之下，田野里略带浅黄的青稞，还有怒放的油菜花。沉默的山岗上也是一片苍翠，哪怕是在接近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山顶是终年不化的冰川，但缓之行驶不久，便是像葱郁植被覆盖的山峦了。

因此，印象中去往日喀则的一路是温暖、平和的，有高原浑厚的阳光，以及墨绿深红的色彩，与之相应的还有沿途穿着藏袍的女人孩子的红脸颊和雪白的牙齿。

但车开进日喀则市区时，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一切都带有南方~~潮湿~~味道的细雨，就在这雨渐渐沥沥的飘洒开了。一时间，街面上的房屋仿佛改变了色调，有了暗哑的水墨之意。吃过晚饭之后，我很想在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市里走一走，地上汪着水，天还不停地下着雨，很快就打湿了头发，但我们仍在雨中走了一阵。

转过两三个街角，往前仍然是闪烁的灯火，看不出什么特别，便带着些许遗憾回到了宾馆。我们在日喀则

阅读时代的倾听者

吉狄马加 / 文

在人类尚没有创造文字的遥远的年代，我们祖先中的智者就已经掌握了讲述的技巧——通过诗歌和故事。当然讲述者并不孤独，因为在他身边，随时都聚拢着成群的倾听者。在这个人群中，只有一些同样富有智慧和想象力、同样拥有心灵感受力的人，最终能够成为新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他们不仅仅用耳朵，同时也在用心倾听。

当文字为我们带来可以反复阅读的便利之后，我们倾听的能力也极其遗憾地随之退化了。

或许，女性所具备的天赋品质，使她们更容易成为讲述者或者诉说者，因为倾听则需要一份深层的睿智和宁静。然而，作为一个同时拥有知性理解力和敏锐的感悟能力的女性，叶梅成为我们这个阅读时代的倾听者。她在阅读中倾听，通过倾听而重新讲述。因为阅读中的倾听是一种在场式的阅读，而不是游离于阅读之外。

这个书名中的“拉梦”一词，作者解释说系藏语发音，意思是“多元”、“多样”。这就首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想象和象征的空间。“穿过拉梦的河流”，这个短语或者这幅图像，在虚幻和现实的缤纷交织中，为我们徜徉于一个奇妙世界构架了一种联系，它是一只小船、一座拱桥，或者一条蜿蜒的阡陌，让我们能够以变化的姿态穿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河流，领略它们深浅不同、宽窄不等、缓急

穿过拉梦的河流

各异甚至飘忽不定的个性。于是词句和话语得到解放，我们跟随穿过者走进多彩的风景和生活，听到了这万千气象中蕴含的声音。

这是一种开放式的多角度的倾听。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丰厚的传统和绚丽的背景。从大漠绿洲的北疆、草原冰封的雪域，到云深林茂的丛岭、稻香叠翠的南国，再追逐到波涛回荡的大洋彼岸，《穿过拉梦的河流》把那些散落在各处的声音采集起来，构成一部和谐的交响曲，或者一支变奏的组歌。于是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主题的民族灵魂的交响曲，是不同语言的民族文化的组歌。

这是一种贴近山水和土地的倾听。在中国辽阔的山河大地上，56个民族56个梦想56支歌。它们是中国的美丽，是各族儿女不能释怀的依恋。《穿过拉梦的河流》是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一次诗意巡礼与展示，所涉及的作者作品竟多达30多个民族。正是同叶梅一起，我们才得以倾听这些来自“山野妙龄女郎”的美妙声音，这里有草原的奔放、雪山的峻奇、茶花的清香、凤尾竹的隽永、酒与火的凛冽。在古老的音符里，我们倾听一个个民族深远记忆的旋律，也听到了一个个民族融入大时代的铿锵节奏。

这是一种充满和声与共鸣的倾听。叶梅并没有停留在独自倾听的时间里。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她的心智，都已经完全融入那五彩缤纷的声音，仿佛置身于一派江河、小溪和涌泉汇聚与分流的大地，心中洋溢着芬芳的和声与涟漪绵绵的共鸣。于是她重新成为一个讲述者，诉说她的向往、她的感动、她的想象、她的祈祷和爱，讲述她被讲述者唤醒的梦境和故事。在《穿过拉梦的河流》里，我们的阅读成为一种接力式的倾听。

在当今世界人类思维和行为方式迅速融合统一的背景下，在时尚的阅读越来越趋于程式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中，追求一种多语境、多语义的感性阅读，已经成为一项捍卫生存尊严和文明价值的事业，

而在想象中倾听或者阅读中倾听，这种曾经古老而普遍的传承现象，似乎正在转变成一种精神贵族坚守的文化领地。在后现代世界的同质化中保持多元性的思维，在消解个性的潮流中保持独立的话语，这是文化的应有之义，更是民族文学创作的生命。这也正是《穿过拉梦的河流》所体现的价值。

我与叶梅是多年挚友，亦曾经是多年同事，她的文学才华常常令我赞叹和羡慕，而她在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文学理想更是让我肃然起敬。我曾为叶梅的一部小说集写过序言，她那具有沈从文之风的叙事，质朴、真诚而睿智，令人回味无穷。担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和《民族文学》主编的叶梅，更是致力于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致力于中国多民族文学不断崛起及其价值体现的思考与实践，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她的不懈努力下，《民族文学》相继增加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版本，进一步为母语创作开辟了广阔的传播空间，也为培养一支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打造了宝贵平台。

可以看见，在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原野，叶梅不仅是一位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耕耘者，是一位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开拓者，更是一位忠诚于希望和梦想的守护者。这是民族文学繁荣的使命，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在广袤美丽的山川和阡陌之间，那些执著于崇高理想的文学创作者彼此呼应，继往开来，他们沐浴时代的朝阳，一路采撷古老智慧的鲜花，编织民族文学的多彩之梦，向着金色的彼岸高歌前进。或许这条道路并不平坦，然而那是一条“遥远而明亮的路”。

“穿过拉梦的河流”，叶梅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共存并肩而行。

目 录

阅读时代的倾听者

吉狄马加 1

第一辑 北疆雪域风

母语之美——阿尔泰蒙古风	2
追寻神的目光	6
阿凡提的微笑	10
贝尔加湖部落	16
壮烈奔突的鄂尔多斯文学	20
行走者的长吟	23
这些年轻的名字	28
草原上的花儿	32
青藏之子	36
祈福玉树	39
她的家乡在甘南	43
丝绸之路的绿洲	47
年轻的哈萨克	53
清凉山上	58
天鹅琴声	64
那门前一卜槐	69



思念乞力马扎罗雪山的蝴蝶	72
四季歌	76
黎明穿过岗巴拉山口	79
第二辑 七彩南国云	
小凉山很大	84
凤尾竹下	89
昌宁的田房	94
爱神康美久蜜金	99
怒江乡村记事	104
好像流水日夜响	109
火把照亮回家的路	115
岭南佻佬人	120
女乡长的发现	123
汶川羊子	128
真名士	133
凉水青苔	138
田土司的桃花扇	142
常德有枫树	147
桃花源中晝晃	152
乡村情感	157
花落红尘也是真	162
舌尖上的楚雄	165
同袍同泽	171
庐山捡石记	175

春探古井	180
东去赤壁	184
第三辑 灯火阑珊处	
努尔，你好吗？	190
卢克索的花瓣	196
抛落的硬币立起来	201
三位老师	205
八里庄的灯火	216
我的 2009	221
瑞雪中走近的春天	229
母亲留给三峡的歌	232
坐车记	241
三枪究竟能打多远	245
老舍茶馆旁的一个冬夜	251
与少年书	254
奕纯画莲	260
一天天	261
人家	265
后海迎新	269
遥远而明亮的路	
——叶梅与广西女作家冯艳冰的对话	272
民族生活的叙事	
——叶梅与评论家李鲁平的对话	282

第一辑

北疆雪域风

母语之美——阿尔泰蒙古风

出生在锡林郭勒南端贡宝拉格草原的阿尔泰是一位高大的人，就像他家乡高大巍峨的博尔赫山，每当与他站在一块儿交谈时，需以一种仰视的目光。而他常会低着头，微弓着腰，表达或倾听。这是这位诗人常有的姿态。坐着勒勒车从草原走进学堂的阿尔泰很早就热爱诗歌，几经坎坷之后，他在新时期里曾三次以诗歌《洁白的蒙古包》、诗集《心灵的报春花》、《阿尔泰新诗选》分别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的诗歌在草原上家喻户晓。

有一次，我们曾随着阿尔泰在鄂尔多斯美丽的广场上漫步，那里耸立着一位蒙古族母亲和她雄俊的儿子们的雕像，传递着这个马背民族的巨大力量。几位游人迎面走来，突然站住脚，面露惊喜地交换着眼色，用蒙古语叫道：“阿尔泰老师?!”当他们确信无疑之后，上前来按蒙古族的风俗给阿尔泰行了大礼，然后热烈地说个不停。这都是阿尔泰素不相识的读者，他们虽然第一次见面，但这些陌生的汉子却在广场上大声读出了阿尔泰的诗，诗歌像烈酒一样，迅速让我们站立的地方燃烧起激情的火焰。那些身穿蒙古袍的汉子给那尊雄伟的雕像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又转过身来给阿尔泰献上了哈达。他们并肩站在雕像下，在那位慈祥的母亲注视下，一群骄傲的蒙古族儿子。

一个热爱诗歌的民族，一位热爱民族的诗人。

鄂尔多斯的朋友说，过去广场没有这么漂亮，但并不妨碍人们

在这里朗诵诗歌，如同盛大的那达慕一样，成千上万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听有名的诗人读诗，听脚蹬马靴的牧民也上去读诗，甚至还有怀抱孩子的妇女也会大方地走上台去，红红的脸膛，朗诵一首自创的诗。有一次，人头攒动的诗会正在进行之时，一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一旁走过，好奇地问了一句：“这是干什么，这么多人？”一位喝了点儿酒的老人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非常生气地说：“这后生，咋连诗歌节都不知道？你还是咱蒙古人吗？”

我相信，阿尔泰一定也在那样的诗会上读过他的诗。“醒来吧，我的诗！”他说。阿尔泰是一位用母语写作的诗人，他用他马头琴般的音色，用他深爱的母语读他的诗，我们这些不懂蒙古语的人在一旁听着，不时刻便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种语言难以形容的魅力所感动。高大的诗人仿佛在唱着一首歌，将我们带入他的草原，带入远古的历史，带入这个民族所经历过的沧桑，而他又仿佛裹挟着一望无垠的草原地平线上滚滚而来的雷声，他说：醒来吧，我的诗！

“……苏醒的牛奶正愉快地滋入惊醒的奶桶 / 苏醒的羊群正悠然漫向惺忪的牧场，醒来吧，我的诗！”阿尔泰用母语读过之后，又按照经过翻译的汉文给我们读了一遍，读到“苏醒”时，他停了下来，有些苦恼地说：“这个翻译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的母语是说醒了，并且活动起来，不是汉语醒了光睁开眼睛的状态。”

我们在座的人都听懂了他的意思，但却无法去解释这种翻译的遗憾。一种语言的魅力或许就在这些难以转换的独特的感觉之中吧。

《民族文学》自2009年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之后，许多用母语创作的作家诗人都十分欣喜，认为这是国家对不同民族的母语更为实际的一种关爱。我们为此曾分别赴内蒙古、西藏、新疆召开了翻译家、作家的座谈会，曾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翻译成蒙古文的阿尔泰带着他的母语写作及翻译的感受走进

穿过拉梦的河流

了拉萨，与藏族的作家、翻译家倾心交流，虽然高原反应让他的口齿有些含混，但他对文学翻译的理解让我深受启发。

阿尔泰说翻译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基本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第二个层次要表达出一定的意蕴；第三个层次也是翻译的最高层次，是真正文学的翻译，是又一次文学创作。虽然民族不同，但拉萨的翻译家们都十分认同。

我后来请教于他，能否将第一个层次叫作直译，第二个层次为意译，第三个层次称为美译呢？他点头，用很大的嗓门说：“就是这个意思。”我将从他这里得到的启示用于《民族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翻译组织工作中，告诉杂志社年轻的编辑们，阿尔泰的这些经验是多么宝贵。

蒙古国有一位著名诗人巴·拉哈巴苏荣，曾写过一首长诗《你美丽的内蒙古——献给阿尔泰》，来讴歌他与阿尔泰之间的友谊。巴·拉哈巴苏荣是国际蒙古语诗坛伟大的诗人，曾荣获世界文学与文化协会杰出诗人奖，他对同样用蒙古语进行创作的阿尔泰十分青睐和器重，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阿尔泰及其作品，并亲自将他的诗作翻译成斯拉夫蒙古文，发表在蒙古国文学刊物《星火》上。阿尔泰的诗歌在蒙古国以及更辽阔的范围广为流传，就如同在他的诗《我的母语》里写到的那样：“大青山在行走 / 为了真在行走……”他的诗也在行走。

在人们热切的视线里，在诗人的呼唤中，他的诗歌早已醒来，并大步地行走，并将走得更远。

阿尔泰（蒙古族）《醒来吧，我的诗！》节选

查刻奇（译）

醒来吧，我的诗！

太阳已经起床了，草儿也睡醒了，
在折勒上过夜的雾霭早已醒来嬉戏去了。

醒来吧，我的诗！

宽阔的草原睡醒了，
毡包睡醒的炊烟在袅袅上升，
早已起床的丹巴^①老人，
正走向上了绊的贴杆马。

醒来吧，我的诗！

苏醒的牛奶正愉快地滋入惊醒的奶桶，
苏醒的羊群正悠然漫向惺忪的牧场，
露珠醒了，奔向灿烂的朝阳，
激情醒了，投向火热的生活。

醒来吧，我的诗！

喂！听见没有，快起床！
早晨，美好的早晨已经来临！

——选自《阿尔泰蒙古风》作家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① 丹巴：蒙语，人名。